



神枪手和万里云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神枪手和万里云

（蒙古族） 阿·纳扎尔扎耶夫 著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神槍手和萬里云

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政治部文化部
新疆人民出版社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烏魯木齊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、散文集子，写的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为主题的作品。它从各个方面，表现了部队贯彻四个第一、三八作风，“从难、从严、从实战出发”，以“练为战”的紧张活跃的生活。这些作品，题材多样，生活气息浓郁，亲切感人；并鲜明地描绘出解放军指战员们有着高度阶级觉悟，苦练卫国禦敌硬功夫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、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奋斗的高尚品质，是广大读者学习的榜样，也可从中得到教育与鼓舞。

神枪手和万里云

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
新疆人民出版社

•

新疆人民出版社
(乌鲁木齐胜利路124号)

新疆印刷厂印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7}$ 印张：6 $\frac{20}{27}$ 插页：5

1965年9月第一版

第一版1965年1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(乌) 10,271—45,300

统一书号：10098·7

定 价：0.70 元

目 次

風雪馬蹄聲	李宝生 (1)
神槍手和 “ 万里云 ”	李宝生 (14)
邊卡駝鈴	孙景瑞 (33)
鉄彈飛旋	李志君 (52)
严峻的考驗	龔榮華 (59)
鈴	孟 丹 (70)
新 手	达应廷 陈启中 (82)
重返野营地	南柱成 (97)
登門	孟 丹 (114)
在大沙漠西岸	湯 涇 (135)
絡車飛轉	王哲忠 (145)
“ 老積極 ”	王晉骨 (153)
百事通	严克勤 (160)
美麗的故事	李志君 (168)
夜走無名溝	王绍闻 (174)

风雪马蹄声

李 寶 生

入冬不久，就一连下了几场鹅毛大雪，整个草原象铺上了一张很厚的鸭绒地毯。

天刚放晴，中午，二班长胡树才为了给明天的野营做好准备，在给自己的“追风马”扎尾巴。他把那条粗大的马尾，用热水洗净，梳顺，分成两半，结成两个拳头大的结子，然后用雪白的带子一圈挨一圈地扎着，不让它有半圈折叠和交叉。扎完以后，用手捋了捋，又顺便把马鬃修整了一番。正得意地打量着自己心爱的战马，新战士徐志英兴冲冲地跑来，喊道：“班长，连长说给咱们班添个老兵，还是个呱呱叫的老骑手哩！马上就到。”

胡树才高兴地拍了下马背，心想，好！这回来了个老骑兵，又添了只臂膀。立刻叫道：

“走！回去腾个床铺，迎接新战友。”

徐志英一听，撒腿就跑，还没跑出几步，就被二班长叫了回来。“哎，等等，告诉大伙，把“骑术能手”证章都挂上，床铺整理得舒服一点啊！来的虽说是老同志，也别让人家一到咱班就感到别别扭扭的。我去抱点麦草，你先回班里干着，要快。”小徐答应了声，一溜烟似的向营房跑去。

原来二班是全团赫赫有名的骑术标兵班。马上功夫人人过硬，个个能超越五米的障碍，还能冲下六十度的斜坡。二班长胡树才的骑术更比别人多了两手。那还是过去跟他班长学的，一手是镫里藏身，一手是窜越百米蛇形森林。因此获得了“一级骑术能手”的称号。他想把全班的骑术再提高一步，偏偏副班长一月前又调到轮训队学习去了，弄得一个人顾了这顾不了那。此刻听说给他添个老兵，而且是名呱呱叫的骑手，你说，他咋能不高兴？

二班长把床铺安顿好，别上了“一级骑术能手”证章，兴冲冲向营房门外跑去。他站在门口向远处眺望，只见在大路上扬起雪雾，有一骑兵，冲着自己飞奔而来。二班长一阵高兴，喊声“来了！”仔细看去，只见马上那人，戴着顶毛茸茸的兔皮帽，两个帽耳微向后张，身上披的斗篷，象一张鼓满了风的帆，呼啦啦向后飘着。再看那马，全身黝黑，昂头伸颈，异常勇猛，从鼻孔喷出两股雾气；四蹄掄蹄得真欢，象踩在云里一样，原来是四只雪蹄。他觉得好生面熟，就在这时，那个骑兵已用镫离鞍，站在他的面前。二班长一看，眼前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的老班长王铁鹏。

二班长还以为让雪映花了眼睛，他眨了几眨，可眼前分明

站的是个身材高大、虎彪彪的汉子。他那副刷子似的眉毛，由于吐出的热气，上面结了一层霜；胡子楂上挂着一些碎玉似的冰珠儿。老班长自调出二班担任副排长后，因在外单独执行任务，已一年多没见面了。现在意外地遇上，好不欢喜。二班长立刻跑上去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拼命地摇着。王铁鹞也高兴地两眼眯成一条线，但却有点埋怨地说：“天这么冷，又不是外人，何必跑这么远来接我。”

“接你！”二班长一愣，但马上就领悟过来了，怪不得连长不告诉名字。他忙说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这下二班的骑术可该冒尖了。”他一面把马接了过来，一面替王铁鹞拍打身上的碎雪。年把没见，真想把满肚子的话，一下子给老班长倒出来。他俩边走边絮叨着。刚走到马场，听见有人喊他到连部开会，他说了声“以后再谈”，便去了。王铁鹞牵了马一个人向马厩走去。正在“咔嚓咔嚓”吃草的战马，看见来了人，把头扬得高高的，打着响亮的“呼哧”，弹着蹄子，有的还嘶叫几声，象是欢迎老熟人。王铁鹞一阵高兴，把自己的“四蹄雪”和二班长的“追风马”拴在一起，又给槽里添了些草。那些马见上了新草，吃得更香了。王铁鹞看班里的马，个个膘肥肉满，毛光体健，心里思量，就凭这马膘，今冬的训练也要打个“胜仗”。他一扭头，瞅见自己的“四蹄雪”和二班长的“追风马”不仅一边吃草，还互相用头顶着脖颈在那里嬉戏。王铁鹞笑了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相别一年多，还不见生哩！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块糖，放在掌心，一个给喂了一块。他正满有兴趣地瞅着它们“嘤嘤”地嚼糖，忽然听到马厩的一角有声响。

王铁鹞转身一瞅，见一个战士正拿着榔头给马钉掌，便走

了过去。见他急得满头大汗，东一榔头，西一榔头，砸不到点子上，一只小小的铁掌在马蹄上乱晃。

王铁鹏走近看他钉掌，随口问道：

“你是新战士吧？哪班的？”

“二班的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徐志英。”

“班长没教给你？”

“他呀，这些小事才顾不上管呐。”小徐撇了撇嘴，又埋头钉起掌来。

“小事？”王铁鹏在脑子里打个转转，皱了皱眉头，紫红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云，自言自语地沉吟着：一部机器不能转动就坏在一枚螺丝钉上。小事可是大事的根子啊！他看这个战士为难的样子，便笑着鼓励道：“当骑兵就要学会钉掌，行军打仗那才方便。来，我帮你钉。”说着接过榔头，“叮叮当当”，三下两下，不一会儿就钉好了。

小徐一面解围绳，一面羡慕地说：“你是新来的老兵吧？真有把刷子，比掌工钉得还带劲。”王铁鹏瞅见吊马桩上靠着个斩劈靶，一时没有答话，却转了话题问道：

“这是谁的靶子？”

“我的。”他见老战士在那儿翻来复去地看，挺感兴趣的，又补充道：“明天要去野营，今天把靶子修理一下，好抓紧时间多练几下。”

王铁鹏指着靶上的刀痕对小徐说：“嗯！你的斩劈可不怎么过硬呀！”

小徐一听，脸一下子红了，顿觉不好意思起来，忸怩了半天，才低声咕咕囁囁地说：“我们斩劈练得少。”

“哦！”王铁鹏有点诧异。

“班长说馬术通了就一通百通，其他都是小玩艺。他就怕斩劈练多了，影响骑术成绩。”

“原来问题在这里。”王铁鹏若有所思地轻轻嘘了口气。

二

第二天野营训练开始了。临上馬前，全班都到齐了，可说什么也找不见徐志英。二班长牵着馬在队列前东瞅瞅，西望望，心里急得象猫抓。一会儿，徐志英从馬場跑来了。他一手牵馬，一手扛着斩劈靶。因昨晚把靶子放在库房，所以集合迟来了一步。他跑得满头大汗，还没站稳，就喊了声：“报告。”二班长一看他肩上的靶子，立时火冒三丈，劈头问道：“今天我们是干什么？”

“野营啊。”小徐一时弄得莫名其妙。

“谁让你带靶子！”

一听说靶子，小徐这才恍然大悟，他恳求似的说：“班长，野营可是个鍛炼的好机会，带上靶子可以抽空练练斩劈……”

“斩劈，斩劈，你的骑术过硬了？我不是说过，只要你骑术通了，这些捎带着就行了。把靶子放下。”

小徐撅着嘴不願意放。二班长态度和缓下来，轻声地说：“还磨菇什么，快放下吧。那么远的路，你能一直扛着？”

小徐坚决地说：“我保证扛到底！”

王铁鹏看到这种情景，心里很不平静。他感到奇怪，二班长为什么不愿练斩劈，而只抱住个骑术不放？他几次想说什么，想到初来乍到，不好开口。犹豫了半天，他还是提了出来：

“班长，我建议还是带上吧，我们应该满足小徐的积极要求。”胡树才听老班长说了话，再不好阻拦，翻身上马，向野外驰去。

马队摆开一路纵队，一出门就放开了快步。只听马蹄“踏踏踏”，象擂起了战鼓，铁蹄翻飞，扬起蒙蒙雪雾。战士们身上的披肩，被风一吹，呼啦啦直响。一溜烟急驰而去。

中午时分，马队来到阿士山顶。二班长勒住马头，举目一望，只见这架山，地势险峻，异常陡峭，心里暗暗高兴，不禁叫了声“好啊！”想道，真是个好练骑术的好场地。机会难得，不可错过。虽说昨天给老班长简单地介绍了班里的骑术情况，但究竟实力怎样，是多是坏，是真还是假，老班长还没有亲自过目。有道是，“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。”嗯，应该让他检验检验。他这样想着，便扭转头来，笑嘻嘻地征求王铁鹏的意见：

“老班长，你看这地势多好，来个乘马冲击，咋样？”

“好啊，你下命令吧！”王铁鹏满心欢喜。

一声令下，战士们象出山的猛虎，呼地一声冲了下去。二班长的骑术确是出众，他不走平坡，而是从曲曲弯弯的红柳中窜了下去。王铁鹏也一带“四蹄雪”，顺着六十度的陡坡，刷的冲了下来，动作干净利落。二班长看得真切，不觉暗暗欢喜，老班长这一手真是过硬！这马上动作不仅使自己羡慕，就连当了十五年骑兵的老连长，都伸起大拇指称赞过。再烈的马到他手

里就象只绵羊。别看他是条粗粗壮壮的汉子，在马上做起动作来，轻捷得简直象飞燕，勇猛冲击时，却象一头雄狮。碗口粗的靶子，他的刀只消一挥，就折成两半。镗里藏身，穿越森林，跳越火网……这些都是他亲眼见过的。昨天王铁鹏一到，他就把满心的希望寄托在老班长身上，让他把几乎绝招传一传，班里同志就会达到一级骑术能手水平……想到这里，他不自觉地回头一望，咦，老班长怎么不见了！他把马骑出队列，这才看清，老班长在后面牵着马，在踏啦踏啦步行哩！二班长以为王铁鹏掉了队，把马一磕，快步跑到他跟前，关切地问：“老班长，马病了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王铁鹏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“那你咋不骑？”

“这一路都是快步，也该让马歇歇了，不然走长路怎能吃得消！”

二班长一听，认定是老班长的马体力弱，便身子一撑，跳下马背，说：“那你骑我的。我的马劲大！”

王铁鹏看着他这举动，觉着又可爱又可笑。心想，小伙子还没有长途行军的经验。细细一琢磨，这不单单是个经验问题，而是个重要的思想作风问题。他觉得应该提醒他，便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班长啊，我们不能光顾眼前，不管以后，眼光要放远点。不要以为翻过这架山，前面都是平地了，还要看到更艰险的道路。牵个马，看起来是件小事，但只抓大的，小事不过硬，那也不行啊。现在把马体力消耗完了，遇到更困难的任务，怎么去完成！”他顿了顿，看他听得很专注，又加重语气地说：“干任何工作，绝不能只泡在一件事上打转转，遇事要

多想想，脑子里多转几个弯，多考虑一下战斗的需要，只要与我们取得战斗胜利有利，哪怕是芝麻大的事也不能放过呀！”

一席话把二班长的脸说得热乎乎的，心想，还是老班长想得周到，二话没说，向行进中的队伍，下了个口令。

“立定——下马！牵马行进。”

果不出王铁鹏所料，没走出多远，前面就被一条深涧挡住去路。二班长心里寻思，亏得老班长及时提醒，要不然把马骑乏，怎么能过去。他把这条涧仔细观察一番：这涧象条黑蟒横卧在两山之中，宽约一丈五六；涧里黑压压一片，一眼望不到底。心里说：“这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，成心想考验我们！”他刚想喊声“跳！”话未出口，看见小徐肩上的靶子，陡然皱起了眉头，有些犹豫了。踌躇了半天，他决定放弃这个锻炼机会，准备顺着山沟绕道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听到一句洪钟似的声音：“上马！”他心里一震，扭头一瞅，王铁鹏已骑在马上。二班长还有些迟疑，只听老班长说：“还犹豫什么。靶子给我！”他抓过小徐手里的靶子，扛在肩上。

二班长看到这景况，也翻身上马，把部队往后带了二十米，大喊了一声“跳！”然后一马当先，把水勒一收，两腿一夹，“追风马”象插翅的蛟龙，带过一阵疾风，“嗖”跳了过去。战士们紧紧随后，也都“嗖嗖嗖”地窜过了深涧。

三

第二天王铁鹏按二班长的指派，到外面勘察训练场地。勘察回来，还没下马，看到今天的课目还是骑术，就皱起了眉

头，心里说：我给他点了几次，怎么还没察觉。他感到问题严重。临下班时，连长对他嘱托的话，很自然地浮现出来：“你这次回到二班，不仅仅是当个好战士，更重要的是象你当班长时一样，把他们带动起来，帮助班长克服薄弱环节，使他们在标兵的基础上，达到一个更高的地步。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感到非常惭愧，认为自己没尽到责任。打一到班，他就发现二班长有个狠抓骑术不大过问其他训练项目、只注意单项不注意全能的毛病。他觉得这就是二班的薄弱环节。连长说的，帮助他们达到一个更高的地步，不就是指的这个吗！对这个问题他曾考虑过很久，这不单单是个先练这个后练那个的问题，严格说来是二班长的脑子里存在着“一招先”的思想，光看到眼前的成绩，被骑术标兵缠住了脚。王铁鹏觉得是时候了，应该给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来。他纵马飞到二班长跟前，用手背抹了把头上的热汗，说道：“班长！我们不能总在这方面转圈圈，该练练别的啦。”

“老班长，你不知道，咱们骑术可不能拉下来呀！”

“班长！我们训练为了啥？不是为了打仗？你思想里光有个骑术，其他都不放在心上，光抱住骑术标兵不放，遇上敌人，还要看你斩劈的功夫啊！”

二班长哈哈笑道：“你说的是啊。咱班虽说在其他方面不是标兵，可也没落到别班的后面。就拿斩劈来说，虽练得不多，哪个不是刀起靶断，这还不是骑术过硬的缘故！”说完，他还得意地瞥了王铁鹏一眼，仿佛说，“以后你会明白的。”

王铁鹏抑制住心里的急躁，耐心地开导他：“你错就错在这里。我不反对练骑术，我是说，我们不能光拿自己的长处去

比别人的短处；而要以我们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。俗话说，‘楼上有楼，天外有天’，眼睛要永远朝前看，才能不断地找出薄弱环节，不断地进步。”

二班长嘴上虽没说什么，可心里不大服气。这也难怪，老班长不了解这里面的情况，他怎能相信！好吧，不信就让你看看。于是他把全班带到了训练场地。他逐个检查了人马装具后，下达了上马口令。待大伙都骑在马上，只听他那宏亮的嗓门喊道：

“出刀！”

“唰”的一声，全班明晃晃的马刀从刀鞘里抽了出来。在头顶上一晃，落在了右肩上。战士们一手持刀，一手持缰，虎视眈眈听候班长的命令。

“第一名出列。”

话音未落，徐志英把马一磕，停在冲击地线，等待班长的命令。

二班长习惯地伸出右手，往前一指，“目标正前方，注意两侧的红柳，冲击——前进！”

王铁鹏这时，只听见一阵“噔噔噔”的蹄声，徐志英跃马挥刀冲了出去。转脸一瞅，二班长也策马奔了过去。不过他沒有提前抽刀，而是当马接近红柳还有十米距离的时候，“唰”的抽出马刀，接连向红柳砍去。王铁鹏感到这个抽刀动作还很新鲜，既麻利又带劲，心里暗暗称赞。但一看他们斩劈的红柳，却皱起了眉头。虽然红柳砍得净光，但斩劈的一刹那，却不够利索。这时，二班长已从回转线拐了回来，满面春风地走到王铁鹏跟前，兴冲冲地说：“怎么样，老班长？”

“不怎么样。”王铁鹏平平淡淡地说。说完，从他手中接过馬刀，拨转馬头，向跑道上驰去。只见他微弯着上半身，两脚把馬磕打得飞快，右手飞舞着雪亮的钢刀，象一只大鹏，在雪海银浪里翻腾。他的右臂象有千斤之力，只轻轻一挥，细点的红柳便飞向空中，碗口粗的树干，也“喀喀喀”地应声倒下。二班长和战士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一会儿，王铁鹏转了回来，身子一拧，跳下馬，把捡回来的断枝，递给二班长，说：“你看！”

二班长莫名其妙，接过两截断了的靶子，茫然地看了半天，却看不出个名堂来。他难为情地低声嘟囔着：

“这，这不是一样吗？……”

“你仔细看看楂口。”王铁鹏耐心地诱导他。

二班长经老班长这一点拨，再细细看去，才恍然大悟。原来自己和小徐劈的红柳，楂口象老鼠啃的一样，参差不齐，还有许多絲絲挂着。这显然是靠馬的冲力折断的。而老班长的靶子，刀截下去的斜面，平平滑滑，不连一絲。看到这里，他一切都明白了。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仿佛有一股热血从心里冲到脸上。

.....

从训练場地回来，二班长心里象煮着一鍋开水，翻腾得厉害。老班长方才跟自己的谈话还嗡嗡地响在耳边：“骑术好，在骑兵来说这是最起码的条件，就象当步兵会立正、稍息一样。但会这些并不等于就是神枪手；光骑术好，并不等于是个好骑兵。当兵是为了打仗，战场上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。我们不多学几手，怎能对付复杂多变的情况？怎能消灭敌人？……”

二班长长叹了口气，两只手揉在一起，把关节捏得“格巴巴”乱响。他反复咀嚼着老班长的话，越嚼越有味儿，越想越觉得有道理。他心里象开了一扇窗户，豁然敞亮。无意中低头看见那枚闪闪发光的“一级骑术能手”证章，他暗自说了声，“还带着这个，收拾起来吧！”一手把它摘下，装进口袋里。沉思了半天，蓦地，他象想起了什么，右手在左掌心击了一拳，说声“有了”，又飞快地折回了训练场。

下午，忽然刮起了狂风。暴啸的狂风，掀起地上的积雪，漫山遍野雾气腾腾。旋风卷起的雪柱，一股一股向天上冲去，从附近的山上还不时传来雪崩的声音。部队暂时停止了训练。王铁鹏想找二班长研究今后的训练计划，建议把一些薄弱的课目多安排点时间，可说什么也找不见他。他来到马厩，习惯地走到自己的战马跟前，看着它吃草，这才发现二班长的“追风马”不在了。他寻思了一会儿，不由得笑了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人就是有这股火气。”说着，便拉了自己的“四蹄雪”，向训练场走去。

风仍在呼呼地吼着。透过蒙蒙的雪雾，王铁鹏看见二班长象雄鹰一般，迎着狂风，向前飞去。他驾驭着“追风马”，挥舞着雪亮的战刀，左劈右砍，那样专注，那样认真。每劈完一根红柳，都要拿着一截断枝和另外一截比比。王铁鹏不禁赞叹道：“真是个有心人啊！”王铁鹏没有惊动他，也不愿阻止他，只是站在一旁，细心地看着。

二班长在跑道上反复地练习着，一根根红柳在他的刀下“咔咔”地斩断，飞向天空。……此刻，王铁鹏看他飞快地向小徐带来的那个靶子冲去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那个茶缸口粗